

宋苑冕

民间故事选集

万 亿 搜集整理



1277.3
127

宋 范 冕

民间故事选集

万 亿 搜集整理

封面设计:俸若轩 刘天羽
校 对:樊 宽 杨秉葵

宋 范 冕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120千字

印 张:5.125

印 数:500本

准印号:思新出(2002)准印字第13号

承印单位:思茅地质印刷厂

目 录

收租不成求医马.....	(1)
让一箭地到江外.....	(5)
天上下血雨 云间落火星	(10)
稻谷的故事	(15)
得宝洞坑人洞	(19)
龙潭的故事	(24)
宋葩冕	(27)
象王之子(大力士奇遇)	(39)
春回勐沾巴	(83)
我的父亲和母亲	(142)
后记	(158)

收租不成求医马

地主马驹是一个既贪心而奸滑又谄薄的人。吃了佃户的饭，收了租还要说几句俏皮话，然后骑上马嘻笑着回家。

有一天，他到读过几天私塾的佃户李才家收租。以往的例规，地主来收租就要杀鸡招待。可是，这一天饭桌上才摆了一碗青菜，一碗南瓜，李才就招呼说：“大叔，请吃饭吧。”

马驹看着饭菜皱着眉说：“慢着，我来算算你去年欠了多少租，今年该交多少。”于是就拿出帐本、算盘、墨盒，然后拨动算盘珠子。

李才从来没有过积欠，他怕马驹捣鬼，就站在旁边看。马驹从帐本里拿出一张纸看，动笔就写：“这田不给李才种。”

李才知道他又要花招了，微微一笑，走进厨房，端出一碗鸡肉放在桌上。马驹重重地咽下流到嘴边的口水，又在纸上写道：“不给李才种又给谁？”

李才微微一笑问：“大叔，你这么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啊，你连这个也不明白吗？你是读过书的人，”马驹捋捋他的老鼠胡子，奸笑着说：“前一句是无鸡（稽）之谈，后一句是见鸡（机）而作，哈哈哈哈哈，这回明白了吧！”

李才四十五岁的脑门上刻着的皱纹动了几动，回答说：“哦、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吃饭吧。”

马驹才端起饭碗，李才就夹起一个鸡头来说：“大叔，你来这个，你是头面人物。”但是，他不把鸡头放到马驹的碗里，而是在桌面上转了一圈。马驹咽着口水眼睛跟着鸡头转了一圈。突然李才惊奇地叫起来，“嘿，家里人整鸡是咋个整的，你看鸡嘴里还含着一

颗玉麦。”

李才把鸡头放回钵头里，又夹起一块鸡尾来。鸡尾上直直地竖着一根鸡毛。他生气地说：‘唉，翘尾巴还不算，还打着旗子来吓人，这个咋能吃得成，真是安心不让人吃了……？’怒冲冲地将一钵鸡肉端回厨房去了。

马驹懊恼地搓着大腿，咽着口水，但又不好发作。这时楼上有渐渐嗦嗦的响声。李才气冲冲地过去抓来一根锄头把，通通地朝楼板上用力捣。一阵尘灰烟雾盖到饭菜上，他停下手表示歉意地说：“啊、啊，大叔我心里一腌臢，整得这些饭菜也吃不成了！这些杂种老鼠，这些畜牲讨厌得大天白日也来算计着吃人，这些青菜南瓜也只好倒喂猪了。你稍等一下，我重新去换饭菜。菜园的水沟里我捉来养着一盆泥鳅和鱼，鱼死眼睛白，水开就吃得，你稍等一下，抽一锅烟的工夫我就做好。”说着下厨房去了。

马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拍拍身上的尘灰倒洋瞋气地坐到一边。他听到厨房里李才在叫着：“你这个老泥鳅再滑，我也要掐死你，掏出你的黑心肝……”

忽然，马驹的马夫慌慌张张地冲进来说：“大叔，不好了！紫红马病倒睡在地上不能动了！”

马驹腾地跳起来，跟着跑了出去。一会又急匆匆地跑进厨房对李才说：“李医生，你是远近闻名的马医生，你去帮我看看马吧！”

“我正忙着整鱼吃呢。”李才不紧不慢地说。

“还吃什么屁鱼，我的马是五百多块银元买的啊！你快点行行好吧。”马驹哀求着，只差跪下去求他了。又再三说了好些好话。

李才这才放下手中的鱼，跟着出去摸摸睡在地上的马耳朵，捏捏马嘴唇，翻翻马的眼皮，再在马的脖子上摸了好一会太阳经，扳开马嘴看它吃过的草，拿起地上马吃剩的青草，摇摇头说：“不行了，这马是吃了醉马草，俗话说醉马草，醉马草，十匹吃了十匹倒，神仙也难医得好。”接着他朝猪厩那边一指，惊奇地说：“你们哪个

收租不成求医马

把我割来垫猪厩的‘黑金龙’草拿来喂马的呀？这马恐怕没法医了，那草毒得很呀！”

“李才哥，因为马夫割马草去了，马没有草吃，是我拿来喂它的，我真该死，是我害了它。”马驹可怜巴巴哭一般地恳求说，“你救救我吧，这匹马就是我的命呐！只要你医好了它，今年的田租我一颗稻谷也不要了，还要送你十块大洋作酬谢，你不信，我写一张字据给你。”

李才没有出声只管自己舂草药。马驹拿出纸写好了字据，叫马夫做中证人按上手印，递给正在舂草药的李才。李才看了一眼字据塞到衣袋里，拿起牛角作的灌马筒装上草药，兑好水说：“我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来，帮个忙！”

“你一定会医得好的！”马驹用祈求、讨好的口气喃喃地说，“慢症马你都医活了不少，我求求你多下几副好药。”

马驹跪在马头旁，叫马夫来帮李才撬开马嘴，将药灌下去。眼里骨碌骨碌地滚下眼泪。

大家静静地蹲着看马的动静。先是肚子气堂上喘动得更大更均匀了。突然马打了一个喷鼻，扇动耳朵，头动了几下。马驹被吓得急忙站起来。

“好了！”李才微笑着说，“还是大叔你的运气好，吃了醉马草的马，我医好它的是第一匹。”

马挣了几次，站了起来，抖抖身子，用前脚刨地。马夫递一把青草给它，它有滋有味地吃起来。

“好了！”李才说，“还要让马走一走，出一身汗就好定了。”

马驹叫马夫牵着马尾呆呆地说：“我要回去了，如果马有什么变卦，又再牵回来找你。”

“你让它饿几个时辰，畜牲嘴馋，为嘴伤身，贪心破财。”李才又说，“还是吃了饭再走嘛。”

“我哪还有心肠吃饭，只要少受些冷风凉雨就好了。”马驹似乎

听出了李才的话外音，苦笑着很不愿意地拿出十块大洋给李才。

“不敢，不敢！”马驹悻悻地说，“今年的田租我一定照字据办。”
气瘪瘪地跟在马屁股后走了。

附记：这个故事流传在墨江勐弄乡彝族、哈尼族、傣族、汉族老年人之中，所讲内容大同小异。

（原载《思茅文艺》1998年4期）

让一箭地到江外

(哈尼民间故事)

传说三国蜀汉时期,孔明带兵到了大理,把各处的王子、头人请了去,杀猪宰牛,办八大碗十大样的酒席请他们吃,但他们奸心大(即警惕性高),害怕孔明下迷魂药、瘟病药在酒菜里,一个也不敢动筷子吃菜,端碗喝酒。孔明看透了他们的心思,就把每个碗里的酒都喝上一大口,亲自提着大酒壶,象对待阿舅一样去给他们敬酒。但是大家还是不敢喝,孔明就端起碗咕噜咕噜地喝个碗底朝天,然后再从壶里倒出一碗,自己喝了一半再敬王子、头人。

“大爷、阿叔、弟兄,我的酒是从井里打来的,酒甜酒香,愁闷的人喝了就喜欢。”

烟有合群力,酒有向心力。会喝酒的人闻到酒味就会喉头痒,口水淌。有几个胆子大的头人端起酒碗也喝了个碗底朝天。但是有一部分头人还是提防着,他们估计孔明有解毒药解酒药,推说不会喝酒或肚子不饿,还是酒菜不沾嘴皮。

孔明猜得出他们肠子有几拃,就说:“你们吃不惯我们做的饭菜,就自己去做吃吧。命令下边的人割些肉,拿些米、菜给他们自己去做吃。”

过了几天,喝了酒的人个个都好好的,没一人头昏、脑热,更没有一个人病,在酒席上一个哈尼头人说:“我们哈尼人有一句话,不会喝敬酒,就象一只狗。”

一个彝族头人接着说:“不服别人敬,就是狗毛病。”

从此，所有的人都合在一起吃肉喝酒了。

有一次，孔明从碗里拿起一只鸡大腿，咬了一口，转来递给哈尼王：“鸡大腿，甜又香，一人咬一口，就成弟兄和老乡。”

哈尼王接过了鸡腿，嚼碎了骨头，吃着骨髓说：“你给的鸡腿我吃光，我见到你的心和肝。”

从此以后，大家的心更和孔明靠拢了。每逢吃酒时，孔明领着几个人扛着酒坛，轮着去给各桌敬酒，并和头人们划拳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划得过孔明，因为他会算，算得准你要出几个手指头。孔明又倒出酒来，陪着大家喝：“你们不给我喝，我也要喝。”逗得大家笑起来。

有几个王子、头人喝醉了，躺在地上爬不起来，孔明亲自去牵扶他们，呕吐的脏物喷到身上，孔明也不让开，还亲自扶他们上床睡好。然后又去请没有醉的王子、头人去赛马。最笨的马只要孔明一骑上就跑得飞快，只见马影子晃动不见人，没有一个人赛赢孔明。和他赛马的人虽然落在后面，但只要跌下马来孔明就会立刻发现，转身下马扶起来，亲自给伤处包药。那药才叫神奇咧，包上就止住血，也不疼了，五天后跌断的骨头就接好，肉皮上圆丝合缝没有一点伤疤。

三天杀大猪，五天宰肥牛。吃了饭孔明就领着王子、头人去看兵营，教他们使用弩箭刀斧。有些大刀两三个头人也抬不动一把。晚上孔明还教大家跳“三跺脚”舞。

有一天，孔明领着大家去看他的酒井。酒井在一间房子里。门一打开就有一股沁心醒脑的香味扑来，井盖一打开伤风咳嗽的人马上就好了，筋骨疼的人也不疼了，而且还要咬紧嘴唇，不然口水就会自然而然地一串串流出来，掉在自己的脚尖上。

孔明叫人把酒一桶桶地打出来装到酒瓮里，打到十来桶，井壁上就哗哗地喷出酒来。打上来给每个人喝一碗，嘿，那个味道呀，比缅桂花还香，比橄榄还回甜，浑身都自在，接连不断咽不完的口

水。

更奇特的是孔明的厨房。案桌靠墙，墙上的洞里有一只猪腿伸出来，拽出八九腿，接着伸出来的是羊腿。把羊腿接连不断地拽出来，案板堆不下了，洞里又有猪腿伸出来。大家出去墙后边看什么也没有。王子、头人鸡啄米一样点着头，伸出老长老长的舌头，眼珠子都不会转动了。“啊！啊！”地惊叹着，“啊么么，真是神，真是神！真是神人啊！”

有一天，孔明邀王子们到山上比赛射箭，没有一个人赢了孔明。大家十分佩服，一齐说他是神人。孔明说：“我到大理来，不是来和你们打仗，也不想搞什么名堂，而是想和你们商量，请你们让出一箭之地，给我操兵练马。”

人情金子贵，人心换人心嘛，亲热时候说的话，热得一句能烧开一锅水。大家都纷纷表示愿意让出一箭之地。傣王召告说：“你就用最好的弓箭射吧，它射到什么地方，我们就让到什么地方。”

孔明砍来三十丈长的马桑木做弓，用十围粗的核桃树做弩身。请最巧的弓弩匠，三三见九天的工夫就做好“射天弩”。杀了十头牛，用牛皮扭成钵盆粗的千筋（牛皮绞扭后的皮条）做弓弦。把水桶粗的董棕树掏空做成“母箭”。母箭的肚子里装上三百三十三根子孙箭。子孙箭的箭尾上刻着：“孔明神箭，飞向江边。”母箭尾部装有两大块椿木板，就象一只大鹰张开的两支翅膀，上面粘满鸭鹅毛。这母箭的样子，真象一只长脖子天鹅。两翅的最后边有一个洞，灌入好些松香、油脂和容易起火的腊油。

“射天弩”制好后，孔明邀请王子、头人清明后三天到苍山顶上看射箭。

说来也怪，这一年清明，苍山顶上的雪化得特别快，山顶上露出一个平台来，上面还有稀稀疏疏的几蓬青草。

射箭台搭好了，射天弩安装好的那天正是清明后第三天。

射箭开始了。孔明请王子、头人去帮助拉弓弦。先是五十个

人一齐拉，用尽吃奶力气才拉得弦闪动，再加二十个人也拉不上扳机，一直加到一百个人，才把弦拉上扳机扣上了。

接着是拉发扳机，孔明把宽宽的衣袖一摆，就刮起了一阵风，下令箭尾点火，发箭。

扳机上拴着一根粗绳子，离开弩身四、五丈远，二十个人一声呐喊：“嗨哟——嗨！”弩弦“呼”地弹上去，“呜——嗡嗡嗡”母箭飞出去了，尾巴上冒着白烟，喷着亮堂堂的火光，那弹射出去的声音，震得大家耳朵洞发痒。

射火箭穿过云层，一直飞向南方的天边。大家看着，看着，眼前飞出许多密密麻麻的芝麻点。啊，可惜！被一棵大树遮着了！大家一齐喊了起来：“啊树遮你瞧哎，是树遮你瞧哟！”好象是有人教的一样，大家一齐唱歌一般叫了起来，表达没有看够的意思。

傣王召告揉揉眼睛，说：“啊，真是神箭，真是神箭！恐怕是飞出了几天的路程了。”

“你后悔了吧？”孔明笑着问。

傣王笑着摇摇头，拉开嗓子唱起来：

“大理苍山射神箭，让一箭之地不翻悔。”

“啊树遮你瞧哎，是树遮你瞧哟！”大家一起合唱起来。

“好，好，讲义气！”孔明说，“我现在一算，这支箭飞到九龙江，（注），它在江那边天空炸开了，子孙箭已经落到你们要去居住的地方，你们快派人去，找到有八个字的子孙箭，就在那里居住。先去的人才会找着好地方住。”

“但是，我们才到那里，没有房子住呀。”傣王召告说。

孔明告诉他，趁天干地晴赶快搬家。九龙江外竹子、茅草很多，就用竹子做梁柱，茅草盖顶，房顶就盖成我帽子的式样，”孔明摘下帽子用手比画着说：“地气潮湿，你们就住在竹楼上。”

孔明又告诉他们，江外的天气热，你们的女人就穿筒裙，孔明撕下一只袖子，教给他们，统裙的式样就照这只袖子做。又给了王

让一简地到江外

子、头人每人一把长刀，说：“江外的土地肥实，只要把荒草、树木砍倒，放一把火，撒下种子，种一年的收成可以吃三年，这把刀就用来砍懒火地。”

这一夜，孔明叫人把射箭台的木料拆下来，烧了一笼大火，摆出酒肉请王子、头人吃。吃了后大家拉起手来跳“三跺脚”。

傣王领头唱起来：

“大理苍山射神箭，让一箭之地不翻悔。”

大家跟着和了起来：

“啊树遮你瞧哎，是树遮你瞧哟！”

孔明也唱了起来：

“百人齐心拉硬弩，二十人扳机射飞箭。”

大家也跟着和了起来：

“啊树遮你瞧哎，是树遮你瞧哟！”

孔明又唱：

“大理苍山射一箭，一箭飞到九龙江。”

大家又和：

“啊树遮你瞧哎，是树遮你瞧哟！”

……

跳歌调就这样流传开了，一直唱到今天，人们还很喜欢唱。

跳歌一直跳到天亮，大家才从苍山下来。孔明和各处的王子、头人依依不舍地分别了。孔明送给他们很多金银、绸缎和好酒。傣族的银裤带、手镯；哈尼族的项圈、脚镯、银纽扣，女人的头饰就是孔明送给的，式样一直流传到现在。

江外的子孙箭大部分插到江边悬崖峭壁的最高处，有些地方去找的人根本爬不上去，有的人能爬上去，但是箭只能摇得动，却拔不出来。傣族行动快，找到了坝子。哈尼族反悔了一下，和孔明打了一仗败了才去。只得住在半坡上。

注：九龙江，就是现在的澜沧江。（收集于墨江兴安乡）

天上下血雨 云间落火星

(哈尼人和孔明打仗的故事)

百人合力拉大弩， 齐心放箭天苍苍，
大理苍山射一箭， 一箭射到九龙江。

——滇南民歌

要讲的故事就和上边这首山歌有关系。

孔明在大理召集各处的头人、王子商量了一个月。各处的头人、王子佩服孔明象神人一样有本事，就答应让给孔明射一箭的地盘。料不到射出的这支箭，象神仙一样飞到九龙江(澜沧江)之外，插到江那边的岩子顶上，人上去拔箭，只能摇得嗑拓嗑拓地响，就是拔不出来。

说出去的话，就象吐出去的唾沫，收不回来。各处的王子、头人们只得回去说服自己的百姓搬家。傣族人心最齐，傣王一命令，百姓就朝九龙江外搬。哈尼王子阿朵呷，心里还有点不服气。他回去和父老们商量搬家的事，就故意隐瞒着没有讲孔明有神仙般的计策的事。有一个叫阿纳的哈尼族老爹，抖着白晰晰的胡子说：“身子睡热乎的被窝，火塘烧肥了的山坡。山水树木是哈尼人的，就是兔子窝也不能随便让人，孔明又不是我们的老祖公，他说了一句话，就轻易地搬了家让他进来，不行！”

“哈尼人吃高山上的箐水，哨箐箕地里栽出来的玉麦，自己撵山打马鹿，又不拦绊哪个人打猎捞鱼，为什么要叫我们让射一箭的

地盘？不要说是几百支梁子几百座山，就是一架梁子也不让，哈尼人又不是憨包……”另一个老人说。

“不让！不让！”

“不搬！不搬！不搬！”

……

另一个哈尼老人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象热锅里炸的包谷花，毕毕拨拨地跳出几个青年人、几个中年人，捏紧拳头，大声吼叫：“我们不相信打不赢孔明！哈尼人不是软皮条，从来不兴没有打败仗就把自己拴起来，交给人家牵着玩的！不搬！不搬！”

“不让！不让……”

这些话正合哈尼王子阿朵呷的心意。他就趁风吹火地说：“我回来的时候，答应十天就搬完家，现在大家不愿搬，我也只好反悔了，明天就去下战书给孔明，哈尼人要和他打一仗，我们打赢了，一步也不让，打不赢就心甘情愿地搬到九龙江外……”

“合合合——合合合——”众人欢呼起来。

孔明看了战书，微微一笑，对送信的哈尼汉子说：“你回去告诉你们王子，五天后到大草坝来决战！准许他带两千兵马，再多几千也可以，我只带一百来人马，你们还可以带着男女老少来看打仗，我要让你们在那天不死一个人而心甘情愿地来归顺我。这是我的应战书，这是给你路上吃的干粮，这是给你喝的酒。”

哈尼汉子接过战书，不要其它东西。“哼”地笑了一声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阿朵呷命令所有的人家，把最好的梭标拿出来，换上最好的细黄栌木把，把最锋利的长刀、钩镰拿出来，再好好地打磨，把最硬的弩拿出来擦上油。又扎扎实实地操练了四天。

孔明这边好象没有事情一样，天天杀牛、宰羊，请附近的老百姓来跳歌，给士兵吃肉、喝酒。还教士兵放风筝，做风筝。

第五天到了。天气晴朗。孔明的兵有的骑着马，有的推着车，

还有几十个人抬着很多大风筝。人数总共百十来个，敲锣打鼓，吹着唢呐，红旗黄幡，嘻嘻哈哈地出发了。好象是讨亲嫁娶一样热闹，又象是过年过节出去游玩一样喜欢，一点也不象要去打仗的样子。

阿朵呷的队伍也来了。雄赳赳，气昂昂，面不带笑，显得很威武。来到山脚下，整整齐齐地排在大草坝边，黑鸦鸦一大片，总共有好几千人。

孔明的队伍在这边的草坝边上停住了。那一点点人真象大簸垫上的几颗谷粒。孔明下马，命令士兵放起风筝，锣鼓停止。风筝飞到半空，不多一会，飞来了很多老鹰、老鸦、大雕、小鹞。它们叽叽嘎嘎，咕咕呱呱，围着风筝转，穿梭升腾，忽高忽低，象是在和风筝打架，又在互相争夺搏击。老鹰老鸦越来越多了，由几百只增加到几千只，黑压压一大片，弄得大草坝天昏地暗。它们搅作一大摊，越飞越高，弄不清哪些是风筝，哪些是老鹰、小鹞。

阿朵呷的兵看呆了。有的人眼睛睁得有核桃大，有的人舌头伸得三寸长，有的嘴张得放得进一个鸡蛋。阿朵呷怒了，大吼起来：“这里不是看把戏的地方，呆着做什么，冲啊！过去捉住孔明！”

阿朵呷一马当先，冲在最前，他的兵如梦初醒，也跟着冲了上去。突然阿朵呷感到手上湿漉漉的，一看，是血。怪！孔明那边的人并没有放箭，而且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天空老鹰打架。阿朵呷迟疑了一会，也不感觉身上有一处疼。他抬头望天，一大群老鹰、乌鸦在他的头顶上空跌跟打斗，上下盘旋。突然，他的脸上又洒来一些湿漉漉的东西，一抹，又是血。他大吃一惊，呆得象根树桩头。他的士兵见他满脸是血，认为他受重伤了，象水田的田埂崩了一样，几千人朝后跑。

“回来！我还是好好的，一处也没有受伤，你们快回来和我一齐朝前冲，活捉孔明。”有些人被阿朵呷喝住了，但士兵们看见自己的手上是血，别人的脸上也是血，天上还淅淅沥沥地洒下血雨，一

下子心虚了，又转身开跑。

正当阿朵呷组织人第二次冲锋的时候，从孔明的阵地里飞起一个房子大的红球。说来也怪，这个红球一直飘向阿朵呷他们的头顶上空，球上希里苏鲁地洒下一些火星来。忽然球里飘出一块幡旗，上面写着：“天助孔明。打孔明，天不容。”不一会，球里又进出一阵阵火星，幡旗离开了大红球，化作一团火掉下来。阿朵呷的兵大吃一惊，个个的脸急得象蒙上了一块白布，转过身，比追麋子马鹿时还跑得快。但是他们的衣裳上还是溅上了火星。一颗颗火星，一滴滴蜡油，沾在衣裳上就着火。

阿朵呷的衣裳也着了火，他急忙撕下衣裳，甩在地上。他的马惊得飞跳起来，差不多把他颠下地来。他退回阵地，准备组织人马再进攻。

“啊呀呀，你们瞧，你们瞧！那边麻栎树脚地上！”一个老人叫起来，大家都向那边望去。

地上有簸箕大的几个字：“打孔明，地不赦？”

这一次轮到阿朵呷大吃一惊，失魂落魄了，他连滚带跌地下了马，像一砣泥巴一样瘫坐在地上，哼叫着“天啊——天！”

大红火球又飘向阿朵呷头顶上空来了。老鹰、乌鸦也飞聚到纷乱的人群高空来了。

火星的喷洒，血雨还在下，很多士兵象挣断笼头的马，拼命地奔向树林。

阿纳老爹是这次出战的军师，见乱兵无法收拾，来劝阿朵呷说：“大王，我们还是去向孔明求情和解吧，天意不能违抗啊。”

阿朵呷呜呜地哭起来，蒙着脸越哭越伤心。

原来去送战书的那个哈尼汉子又来了，说：“大王，我去送信的时候孔明说过，这次决战要让我们不死一个人地去归顺他。现在已经应验他的话了，还是让我再送信去要求和解吧！”

阿朵呷站起来，跑去拣起他抛下的衣裳、踩熄火，包起自己的